

瓦尔登湖

(美国) 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著

郭泽英

译

我并不是说约翰或者约翰森会实现这个愿望；但这是
的特点，这样的早晨只是一段时间，永远见不到曙光。
见不到的光就是黑暗。我们醒来的那一天才有曙光。
曙光尚需许多时日。太阳只是早晨的启明星。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瓦尔登湖

(美国) 亨利·大卫·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著

郭泽英

译

我并不是说约翰或者约翰森会实现这个愿望；但这是早晨的特点，这样的早晨只是一段时间，永远见不到曙光。眼睛见不到的光就是黑暗。我们醒来的那一天才有曙光。见到曙光尚需许多时日。太阳只是早晨的启明星。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国) 亨利·大卫·梭罗著; 郭泽英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90-2005-7

I. ①瓦… II. ①亨…②郭… III. ①散文集—美国

—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1737 号

瓦尔登湖

作 者: (美国) 亨利·大卫·梭罗著 郭泽英译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责任编辑: 胡 笋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005-7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简约生活.....	1
第二章 我生活的地方 我生活的目的	54
第三章 阅 读	66
第四章 声 音	74
第五章 寂 寞	87
第六章 访 客	95
第七章 豆 田.....	105
第八章 村 子.....	114
第九章 湖.....	118
第十章 贝克农场.....	136
第十一章 更高的准则.....	143
第十二章 禽兽为邻.....	152
第十三章 室内取暖.....	162
第十四章 以前的邻居,冬天的访客	174

第十五章 冬天里的动物.....	185
第十六章 冬天的湖.....	193
第十七章 春 天.....	204
第十八章 结束语.....	217

第一章

简约生活

我，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森林里，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边一座自己建造的风子里，离哪个方向的邻居都有一英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劳作维持生活。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那时写就的。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普通一员了。

如果不是小镇的人特别想了解我的生活，我不会强迫读者注意我的私事。有人说我的生活方式很奇怪，但我自己却一点儿不觉得。考虑到我的情况我还觉得很自然。有人问我吃什么，是不是感到孤独，害不害怕？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人问我收入的多少以慈善的目的捐出了。那些来自于大家庭的人，问我收养了多少贫困儿童。所以如果我在这本书里回答了这些问题，请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原谅。在大多数书里，“我”即第一人称都去掉了，在这本书里会保留下来。这不是自私，自私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常常忘记，说话时其实我们都用第一人称。如果我知道其他的事情，我不应该谈论自己这样多。但不幸的是，我被自己经历的狭隘性局限在这个主题中。而且我认为，我迟早会有这样一种权利：请每一位作家简单诚实地叙述他自己的生括，而不仅仅是叙述他所听到的别人的生活。有些作家的叙述写的就好像是要寄给他远方的亲戚看似的。因为一个人要想生活得诚实，他肯定是生活在远方。也许这本书不是写给学生们看的。关于其他的读者，我想他们应该接受这些叙述，因为这书适合他们看。我相信没有

人会削足适履,因为合适对他们来说才有用。

我乐意谈论的事情,不是关于中国人或者珊卫奇岛人,而是关于新英格兰人,也就是你们读者的事情。即这个城镇,这个世界上的条件状况,实际情况,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糟糕,是不是可以改进。我在康科德旅行时到过许多地方,商店呀,办公场所呀,田野呀,看到居民们好像在用千百种方式忏悔。我听说过婆罗门教徒坐在周围有火的地方,面朝太阳,或者吊悬在空中,头朝下,下面是火焰;或者扭着头,直视天空,“直到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姿势,因为脖子扭歪了,所以只能吃些流食”;或者就在自己的居住地,脚上终生都带着锁链,锁在一棵大树上;或者用身体丈量庞大的帝国,像毛毛虫那样;或者单腿站在柱子的顶端——这些自觉赎罪的方式比起我天天看到的算不上匪夷所思和令人震惊。赫拉克斯人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做的苦役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赫拉克斯人一共也只有十二个苦役,做完就可以了,有结束的时候。但我从未看见过我的邻居做完他们的苦役。当然他们没有杀死过怪兽,也没有俄拉斯这样对赫拉克斯非常忠诚的女仆,用一块火红的烙铁烙那九头怪兽。(怪兽的特点是被割去一个头颅还能长出两个头。)

我看到年轻人,我的市民同胞们,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畜和农具,这些东西得来容易舍弃就难了。他们还不如不生长在农场,从小由狼养大,那样他们会看得很清楚:要求他们在什么样的土地上劳作,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坐享六十英亩的果实而他们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劳作?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开始给自己挖坟墓?他们应该想办法过人的生活,改进眼前的一切,尽量生活得好些。我遇到过多少可怜的生灵呀,他们几乎被生活的重担压碎,窒息,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着,在七十五乘四十平方米的大谷仓前拼命劳作。他们不停地扫牛圈,那个奥吉亚斯(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共有三千头牛,牛圈三年没有打扫,赫拉克勒斯引来阿尔普斯河水,一天就冲洗干净)的牛圈就从来没有干净过;在一百英亩的土地上:耕种,锄草,放牧,还要护林。那

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没有继承这些没必要的累赘,发现他们也必须有足够的劳作和克制,才能供养自己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但是人的劳作本身就是错误。人生最美好的部分很快就被犁进土壤变作肥料。正如本书所说,他们被普遍叫作“必需”的东西所左右,他们被雇佣积累财富;而财富又被飞蛾和锈霉腐蚀掉并招来贼破窗而入。如果不是在生命终结以前,至少在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是愚蠢的生活。据说道柯林和皮赫是用扔石头到脑后的方式创造的人: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aborum, /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后来罗利(1552—1618 英国航海家,政治家,作家)也响亮地吟诵了两首诗:

从此我们任劳任怨的心变得坚硬

我们的身躯本来就是石头,这是证明

对跌跌撞撞的神使是如此盲从,他仅仅是把石头扔到脑后,而不关心扔到哪里。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度里,因为无知和错误,也是心怀虚构的忧虑,他们忙于劳作无暇顾及生活的美景。因为劳作过度,他们的手指已经笨拙发颤,因此也摘不到那些甜美的果实。日复一日,劳作的人们享受不到真正的乐趣,不能与人保持最像人的关系。他们的劳动在市场上会跌价,而劳动者本身只不过是一台机器。他们怎能记清楚自己的无知——他们的成长过程需要无知——怎能清楚地记得谁在运用知识?在对他们做出判断之前,我们应该先给他们免费提供衣食,用兴奋剂来恢复他们的健康。我们本性当中最好的品质像果实的花儿,只能用最温柔的手来呵护。但是我们就是不能温柔地对待自己,也不能温柔地相互对待。

读者当中有些人,我们知道,都很贫穷,觉得难以生存。有时,这是事实。真是穷困潦倒。我不怀疑读这本书的读者中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者,衣服鞋子都是劣质容易破损,或者就穿着破衣服,看这本书的时间都是从债主那儿借来的,或者偷来的。你们过着何等卑微不见天日的生活,我能看清

楚这些,因为我的目光尖锐像在经验的磨刀石上磨砺过;你们常常进退维谷,做生意还是还债,陷入希腊人叫作“别人的铜钱”的泥潭中。别人的铜钱,是因为有些钱币是铜做的,你们依靠别人的铜钱生活,为别人的铜钱挣扎,被别人的铜钱埋葬;你们常常允诺偿还债务,明天就还,但却死在今天,破产了;你们寻求怜悯,祈求照顾,用了多少方式总算没有被投进监狱;撒谎,拍马,选举,把自己限制在有教养的硬壳里,或者使自己膨胀到空气稀薄的大气中,置身于空想的慷慨之中,这样来说服你的邻居允许你来给他们做鞋子,帽子,衣服,车子或者为他买日用品;你们累得病倒了就是为了筹钱看病,筹集那些你们可以放在旧箱子里,藏在水泥后面的长筒袜里,或者更安全些,放到砖垒起来的银行里的东西;不管藏在哪儿,不管多少。有时我想,我们如何如此轻率地实行了令人厌恶而又陌生的奴隶制呢?那么多精明狡猾的奴隶主活动在南方北方。有个南方的监工就够糟糕的了,再有一个北方的监工就更糟糕,最糟糕的是你们是自己的奴隶主,还说什么人的神圣!看看那些赶马去市场的人,他们日夜兼程,心中哪里还有一点儿神圣的激情?他的最高职责就是让马吃饱喝足,与运输的利润相比,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不就是为一位有名的绅士赶马?看呀,他多么神圣,多么不朽?看他们一天天匍匐潜行,战战兢兢;他们也不清楚自己惧怕什么,他们不应该害怕不会永生,或者不神圣,而是惧怕成为自己思想的奴隶和犯人,而这奴隶和犯人的名声取自他们自己的行为。与我们自己的思想相比,公共舆论算是力量最微弱的暴君。一个人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暗示了他的命运。如果在充满神奇和想象的西印度省份谈论自我解放,一个像威伯尔福斯(1759-1833 在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这样的人道主义者会说些什么呢?同样,想想这块土地上的妇女,她们不停地编织着马桶上的垫子,直到生命结束,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关心,仿佛消耗时间而无损于时间的永恒。

大众过着死气沉沉绝望的生活。所谓的听天由命就是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典型而又无意

识的绝望掩盖在游戏和娱乐之下。而游戏和娱乐都没有放松可言,因为必须要在工作之后才能游戏和娱乐。但是不做绝望的事情才是智慧的表现。

我们可以用“问答教学”的方式来考虑一下: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什么是必要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好像人类故意选择了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好像他们就喜欢这种方式,而不喜欢其他方式。但是其实他们认为没有别的选择。聪明和健康的人都记得太阳终究每天要升起,什么时候抛弃我们的偏见都不晚。不经过验证的思维或行事方式,不管多么古老都不可信。今天人人都响应都默默承认是真实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发现它原来虚无缥缈,只是思想的烟雾,而却被有些人误以为是可以给田野带来甘露的祥云。老年人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你也可以试试,也许发现原来可以做。老的行为准则由老年人来遵守,新的准则给年轻人。老年人也许碰巧不知道再去取些燃料就可以让火继续燃烧,年轻人却知道往锅底加些干木头就可以让火燃烧得更旺;而且年轻人还可以像鸟一样的速度环球旅行,像谚语说的那样,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气死老头子”。年龄不是值得骄傲的东西。老年人也许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导师,因为年龄给他们的东西还没有失去的多。可能你会怀疑聪明的人是不是已经明白了活着的绝对价值。实际上老年人不能给年轻人更重要的建议。他们自己的经历有限,自己的生活就很悲惨,这也许是内在的原因,正如他们自己相信的那样。也许他们还存在着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可以掩盖他们的经历,表明他们现在不像当年那么幼稚。我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活了三十年,还没有听到来自于资深人士中肯的有价值的建议,一个字也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也许他们不能告诉我合理化的建议。我现在正过着这样的生活: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试验,但如果别人试过对我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有任何有价值的经历,我相信它就反映了我的实验的价值,这些我的导师从来没有说过。

有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只吃素食,因为素食不能强健筋骨”。所以他虔诚地每天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获取供给骨骼生长所需的养料。他边说边

跟在牛的后面扶犁耕地,那牛正拉着木犁不顾一切排除各种障碍奋勇向前,而牛正是靠吃草强健骨骼的。有些东西对于那些最无助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确实有必要;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就是奢侈品,还有一些人就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有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论是高潮还是低谷,都被前辈经历过关注过了,根据伊夫林(英国作家 1620—1706)的观点:“智慧的所罗门规定了每棵树之间的距离,罗马的行政长官也规定了隔多长时间可以到邻居家去收集掉在他家院子里的橡实而不算擅自闯入别人家,应该分给邻居多少。”西波克拉底(公元 460—359 希腊名医,西方医学的始祖)甚至规定剪指甲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要与手指齐平。毫无疑问,沉闷和厌倦耗尽了生活的多彩和欢乐,这种情绪自古就存在于世,古老得像亚当一样。但人的精力是无限的;也不能参照前例来评判,因为前例太少了。到目前不管有什么样的失败,“不要苦恼,孩子,谁能指派你去做完不成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几千种简单的方式来测定生命。比如太阳在使我的豆子成熟的时候也照耀着地球,像照耀太阳系的其他星球。如果我记住这点儿,有些错误就可以避免了,可惜我没有记住。我在锄地时借助的却不是太阳光。星星的尖角真是奇美无比。不管距离多远,不管什么人种,整个宇宙各个角落的人们在同一时刻都凝视着同一种东西。自然和人类的多样性就像我们的体制一样,谁能说清楚一个人会给另一个人什么样的未来?还有什么比我们互相凝视的那一刻发生的奇迹更伟大呢?一小时之内我们应该经历所有的时代,经历所有时代的所有事情,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能比得上阅读其他人的经验更令人惊叹,更令人知识渊博。

我的大部分邻居认为好的东西,我却认为是坏的。如果说我有时会后悔,很可能就是为自己的好品行而后悔,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的品行如此优良呢?你可以说你最有智慧的事情,比如老年人——你活了七十岁,得到的荣誉也不少——而我的耳边总是响着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邀请我远离那荣誉。新一代抛弃旧一代就像抛弃搁浅的船一样。

我想我们完全相信的事情应该比我们做得更多。我们可以放弃给自己如此多的关心,而把这些关心真诚地放在别的地方。我们的本性中有懦弱也有强大。有些人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几乎就是不治之症,我们被迫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呢!或者我们担心生病了怎样?太谨慎了。如果可以躲避,我们甚至决心不为信仰而活着,整天提心吊胆,晚上还不情愿地做祈祷,听天由命。我们完全彻底真正是被迫活着,敬畏生命,拒接变化的可能。我们说只能这样生活。其实从一个中心点能画出多少条线,我们的生活就有多少种。所有的变化都是可以考虑的,每一刻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奇迹。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想象的事实降为他所理解的事实时,我预言最后所有的人都会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生活。

现在来考虑一下我所说的麻烦和焦虑是什么,我们的努力或者说至少是谨慎有多大必要。虽然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中,过一过原始人垦荒区的生活还是有益的。如果能做到以下就好了:明确生活的大量必需品是什么,以及得到它们的方法;或者翻一翻商人的记账本,看看他们常从商店里进什么货,储存了什么,也就是我们需求量最大的是什么。时代的进步几乎没有影响到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也许是因为我们的骨骼与祖宗的骨骼没有太大区别的缘故。

总之,生活必需品,不管什么,所有人类通过自身努力得到的东西,从人类开始使用它们之日起,对人类生活就很重要,很少几个人,如果有的话,不管他是粗人,穷人,哲人,都没有试图放弃过这些生活必需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动物,生活的必需品就是食物。而几英寸可口的草地便可提供牛的食物,加上可饮用的水,就足够了,除非它想寻找森林或山的阴凉处作为栖息地,所以兽类的要求不过就是有食吃有地儿住,仅此而已。而人类的必需品,很准确地说可以分成几个部分:食物,房子,衣服和燃料,只有这些有了保障,才可以真正解决前途和自由的问题。人类不但发明了房子还有衣服和熟食,偶然又发现了火的温暖和利用它的结果,开始火只是奢侈品,我们

坐在火的旁边,后来它成了必需品。我们观察到猫和狗也正在获取这第二种本能。住得合适穿得合适就能合理地保持我们体内的热量,但是如果热量太多或者燃料太多,就是说外部的热量超过体内的热量,难道不可以说我们的身体正在被烧烤吗?自然主义者达尔文曾说过,当他们一行人穿着衣服坐在火炉旁烤火还不觉得暖和时,火地岛的居民却赤身裸体,离火很远,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们被火烤得汗流浹背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新荷兰人坦然地赤裸着身体,欧洲人却穿着衣服还冻得发抖。难道不能将野蛮人的耐寒性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起来?按照里比西(1803-1873 德国化学家)的说法,人体就是火炉,食物就是保持体内肺里燃烧所需的燃料。冷天吃饭多,热天吃饭少。动物热量的产生就是慢慢消耗燃料的结果。如果这个过程太快就会引起疾病或者死亡:或者是因为缺少燃料,或者是因为干旱,火熄灭了。当然生命的热量不能与火焰混为一谈,但却很相似。根据以上陈述,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热量好像是同义词,因为食物被看作是燃料能保持我们心中的火——燃料只是用来准备食物或者增加体内温度的,当然还要加上外部条件比如房子。衣服也只是为了保持体内产生的热量或者吸收外部的热量。

那么我们的身体最大的需求便是保持温度,保持体内性命攸关的热量。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呀!不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衣服和房子,还有被子(晚上的衣服),攫取鸟巢和羽毛来建造屋子里的屋子,像鼯鼠那样,在地洞里还有青草和树皮做成的床。穷人常抱怨这个世界很冷酷,身体的寒冷并不比社会的冷酷程度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大部分痛苦来自于社会的冷酷。夏天,有些天气下,我们有可能享受乐土般的好时光;燃料除了用来煮熟食物,不是必需品。太阳就是火,许多水果的成熟由它的光线照射就足够了;一般来说食物是多种多样的,也很容易得到。衣服和房子是全部或部分必需品。目前,在这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找到了几种工具:一把刀,一把斧子,一把铁锹和一辆小推车等,对于勤学的人还有灯,文具,几本书,这些当然都是次要的必需品,都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然而有些人,那

些不聪明的人,到地球的那一端去,到那些野蛮的,肮脏的地方,用一二十年的时间一心扑在生意上,就是为了生活——就是为了舒舒服服温温暖暖,而最后却死在新英格兰。崇尚奢侈的富人不但得到了舒适和温暖,还得到了非自然的酷热,正像我前面说的,他们被烧烤了,当然是很时髦地被烧烤了。

大部分的奢侈品和许多所谓生活的舒适,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肯定还是人类进化的障碍。说到奢侈和舒适,那些智慧的人曾经过着比穷人更简单更清贫的生活,印度,中国,波斯和希腊的古代哲学家,他们都是一类人物:没有人比他们外表更清贫,也没有人比他们精神更富有。对他们的生活我们不太理解,但对他们的理论思想我们却听说过不少。对当代的改革家和民族救星也是如此。只有站在所谓的安贫乐道这个有利的位置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的智慧的观察者。奢侈的生活中水果是奢侈品,不管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者艺术方面。

现在有很多教哲学的教授却没有一个哲学家。然而能教授课程是令人羡慕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但要有深刻的思想,建立一种学派,还要热爱智慧,在智慧的指导下过一种简单独立高尚和互信的生活。哲学家要能解决些问题,而不只是理想。伟大的哲学家常常是朝臣式的成功者,而不是帝王式的鲁莽者。他们改变生活只是为了适应习俗,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实际,并不能成为高贵人种的祖先。为什么人会堕落?为什么家族会没落?使国家衰弱和毁灭的奢侈的本质是什么?谁敢保证我们的生活中就没有这种本质?哲学家走在时代的前列,甚至生活的表面形式也是超前于他人的,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人那样吃饭,住房,穿衣,获取温暖。一个哲学家怎能没有比其他的人更好的保暖方式呢?

当一个人能被我们所描述的好几种方式温暖着,接下来他还要什么呢?当然肯定不是同样的更多的温暖,像渴望有更多更丰富的食品,更大更漂亮的房子,更多更贵的衣服,更多内在的更热的火,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他拥有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以后,他就有另外的选择,不是求得数量上的过剩了,而是生活上的冒险,从最低贱的田间劳作开始。土壤好适合于耕种,因

为它已经将植物的根送到了地下,它还会很自信地迅速将枝条送出地面。人类为什么将根扎进土壤,而同时他又是可以升到空中的,并且扎根土壤的深度是可以和升到空中的高度相等的——而评价其他植物价值的标准是看它们在空中和阳光下长出了多少果实。这些果实离地面很远,不被看成是朴素可食用的东西。这些可能是两年生植物,常常是等到根部发育成熟了才种下去,为了使根部发育得好还要把顶部摘取,所以在开花季节很多人都看不出它们是什么植物。

我不想给强壮的人和勇敢的人立规矩。他们不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能专心于自己的事情,他们偶然建造的房子比富人的更富丽堂皇,花钱更多更阔绰,并且还不至于变穷。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如果真有这种人,像梦中遇到的那样;也不想给那些在目前条件下,还能找到勇气和灵感的人立规矩。这些人对待勇气和灵感的热情就像对待情人一样——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所说的不是那些安居乐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的人——而是那些不满于现状的人,他们无所事事地抱怨命苦运差,时代冷酷无情,而他们本来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还有些人叫苦连天,极度沮丧,因为据他们自己说已经尽职尽责。我的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看上去阔绰,实际上是所有阶级中最贫穷的,他们积攒了些钱,但不知道如何利用,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于是就给自己打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

如果讲述一下我曾希望如何度过时光,熟悉我生活的人会感到奇怪,不熟悉的会感到吃惊。我只大概讲述一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几件事。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白天黑夜,我都渴望改变我的状况,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两个永恒,过去和将来的交汇处,即当前,我用足尖小心翼翼地站在这个点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因为我的行业里有比其他人的行业更多的秘密。不是我故意保守秘密,而是职业的特点。我愿意把原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欢迎大家来听,我的门上没有贴着“禁止入内”的牌子。很久以前我丢了一只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现在还在寻找它们,我

对许多顾客都说起过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和它们回应的呼叫声。我遇到过一个顾客,他说曾听到犬吠声看到过马蹄的踪迹,看到过斑鸠消失在云层中。这些游客看上去很着急好像是它们自己丢的。

每天我不但要“参与”日升日降,还有“参与”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多少个清晨,夏天,冬天,当邻居们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忙碌之时,而我已经开始了。毫无疑问,好多居民都看到过我干活或回来,早晨去波士顿的樵夫也看到过。是的,我从未具体地在太阳的升起过程中助它一臂之力,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每天不只是出现在它面前,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许多个秋天,唉,还有冬天,我都是在城外度过的,试图打听发生的事情,听到后就快速发出去。我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投在这事上,还忙得喘不过气,跑来跑去面对各种困难。如果有关于两党的消息,或者与两党有关系的消息,就会在政府公报上首先刊发出来。我会在大树或者岩石上观察其他的事情,用电报报告给新来的游人,或者在山顶上等着日落黄昏,想着可能会捕捉到点儿什么,当然从来没有捕捉到太多,就是有救命的稻草或者叫天粮(以色列人曾于旷野中得到天赐的粮食),也会在太阳光下融化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给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写报道,他的编辑从来就没有欣赏过我的稿件,他见的作者太多了,所以我忍受痛苦换来的只是劳动,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劳动的唯一报酬也就是痛苦。

许多年来,我是自封的暴风雨和暴风雪的观察家,并且尽职尽责,我还是测绘员,测量公路,森林小路和林中捷径,保证它们畅通无阻,还测量了搭建着桥梁的沟壑,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行的桥梁,还有那些大众走过从而证明了它的实用性的桥梁。我曾经看护过城中野兽,它们总是越过篱笆,给老实的牧羊人添了不少麻烦;我还注意过农场里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虽然我不太清楚约纳斯或所罗门具体在哪一块田地里劳作,那不是我的事。我还曾经浇过红越橘,沙地上的樱桃和荨麻,红松和黑木樨,白葡萄和黄色的紫罗兰,在干旱季节不浇水,它们会枯萎的。

总之,很长时间我一直做这些事情(一点不吹牛),忠诚地履行自己的

职责,直到后来我越来越明白,市民们不愿意把我包括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也不愿意给我一笔小小的俸禄让我挂个闲职。我敢发誓,我记录的每一笔账目都很真实。真的,我从来也没有被查过账,没有被拒绝过,或者被克扣工资,或者结账被打发走。然而,我的心思没有放在这上面。

不久前,一个印第安小贩溜溜达达上门向我的邻居,一位著名的律师出售篮子:你想买篮子吗?不,不买。律师说。“真是的,”小贩边走边感叹“难道你想饿死我们吗?”。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这样富有——律师只要编织辩论之辞,像魔幻似地,财富和地位便接踵而至——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也做生意。我编篮子,这事我能做。他认为只要他编织出篮子,这事就成功了,然后就该白人买这些篮子了。他没有认识到必须要人家觉得这东西值得买,或者至少认为值得买,或者制造点儿别的值得买的东西。我也编制过一种结构精致的篮子,但没有让别人觉得值得买。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不值得编,我不是研究怎样让它值得买,而是研究如何避免卖它的必要性。人们赞美或认为成功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我们为什么要以一种生活方式为代价而去夸大另一种呢?

发现市民们大概不会在法院或者教堂给我一个谋生的位置,我只得改行了。我现在比以前更关注森林,在那里我更有名气。我决定立刻着手做,不等着要所谓经费了,就用我那点儿微薄的积蓄。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去过节俭的生活,也不是去挥霍,就是想去处理些个人的事情,少找些麻烦,避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缺一点常识,缺少商业天赋而显得悲哀甚至愚蠢。

我经常努力获取严格的商业习惯;人人都应该如此。如果你与天朝帝国做生意,在萨拉姆港的某个沿海地方,设一个固定的会计室就可以了。你可以出口国家提供的纯国产的产品,还可以出口大量的冰,松木和少量花岗岩,这些都是土特产,生意会很好。你可以亲自监督所有的细节,领航员兼船长,业主兼保险商,买卖记账,阅读每封来信,书写阅读每封去信,日夜监督进口货物的装卸,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的各个地方——装货最多的船总